

# 书场忆旧

陈建兴

日前,去苏州平江古城,发现这里依旧保持着自宋代以来的端庄秀丽,水陆并行、河街相邻,这里有梅雨季节散发着历史气息的雕花门廊,也有小巷拐角蜿蜒着藤蔓异草的曲径通幽,更有街巷深处绕梁的弹词开篇。我倚着窗台,静静聆听那轻柔婉转的吴音夹杂着水乡特有的小调,妙趣横生,一下子把我带回到了童年时光。

离家不远的万航渡路上,有一家福园书场,是一幢二层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曹家渡周边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了。一走进书场,一股老房子特有的味道便扑鼻而来。书场里有座位220只,都是长条的硬木背靠椅,坐下时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记得当时的门票是一角五分,泡一杯茶叶末子茶是八分钱。允许观众自带杯子、茶叶,免费提供开水,因为刚巧隔壁就是老虎灶。

儿时,随父亲去曹家渡健民浴室洗澡后,父亲必要拖着我去福园市场听一场评弹过过瘾。评弹的雅音妙韵常让他流连忘返。简陋的舞台上,评弹演员把惊堂木传上台面上一拍,刹那间,交头接耳的观众变得鸦雀无声。评弹演员男着一袭长衫,女穿一件旗袍,指尖一拨,吴侬软语抑扬顿挫,三弦琵琶悦耳淙淙。父亲凝神屏息地聆听着历史故事,有时台上的演员唱到精彩处,他居然也会旁若无人地跟着哼起来。演出中间有十余分钟的时间小憩,演员们会放下乐器,松弛地坐得笔挺的身段,直直腰、喝口茶。此时,父亲会挤到台前,与演员打招呼、拉家常,演员们也毫无架子,捧着茶杯,与听众说说笑笑。福园书场没有食堂,演员吃住都在书场,生活都要自己动手自理,老观众们时常会在家里烧了“好小菜”,装在饭盒里送到书场给演员们。

福园书场的隔音条件非常差,外面便是车水马龙的万航渡路,说到最精彩时,常会煞风景地传来车子的高音喇叭。时不时还能听到马路上小贩的叫卖声。书场隔壁有一条狭长的小弄堂,有名家来说书,会安排早、午、晚三场。早场说书时,软糯的音调和生活化的故事让观众听得津津有味;而一墙之隔的弄堂里,孩子们对大墙里充满好奇,费劲地趴在门缝上往里瞧,一个个轮流着看“西洋镜”似的。在弄堂里洗衣做饭的人有时还会竖起耳朵想听点什么,除了清脆圆润的琵琶声和三弦声听得分明,弹唱的文辞内容却是朦朦胧胧的。更有趣的是,弄堂里主妇们刷马桶的声音,书场里的观众也听得真真切切的,邻居“吵相骂”的声音也时常冒出来,居民生煤球炉的浓烟和炒菜的味道也会钻进来,可书场里的观众们对这一切似乎习以为常,谁都不在意。也许,这反而是真正扎根人间烟火的艺术况味吧!

书场里有几十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是老观众,有的还是老邻居,坐的是老位子,风雨无阻,每天不听一场就像失魂一样。冬日里,老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捧着汤婆子、热水袋甚至是盐水瓶,有的还捧着一只印有某某厂“先进工作者”样的搪瓷杯,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台上演员的一颦一笑。

多年听书,使他们成了老朋友,有的还结成了儿女亲家,几天不见,就会互相牵挂。无奈,时光流逝,一些老位子变成了空位子,而被流行律动塞满双耳的年轻人,是很少会去填补这些空位子的。福园书场开始萧条,从每场加位子,到空出许多位子,到取消夜场,改放武打片录像招徕青年人,特别是外地来沪的农民工……随着旧区改造的拓展,2003年,福园书场正式关门谢客。

春夏两季老家的野地里到处有一种叫马齿苋的草。它能当菜吃,俗称马齿菜。我可从未对它有深入的认识,只觉得它是土里土气的野草而已。记忆中,凡是有草的地方,必有它的身影。尤其在烈日炙烤下,龟裂的田野枯涸的田埂上,别的草都枯萎了,地里的玉米和沟边的杨树都蔫头耷脑了,只有马齿菜兀自成长轩昂繁茂。那架势不是零零星星一小撮地立足一隅之地,而是恣情疯长燎原一片。我问奶奶怎么到处有它,奶奶朝我瞅瞅,说了一个我懵懵懂懂的字:“鞞”。后来我明白奶奶说的“鞞”并不是口头禅的“鞞”意思,而是指马齿菜不嫌地贫不怕天旱易生长的倔强秉性。它的主根有密集的细须,足以扎

一个甲子前的6月中旬,突然紧张的形势,让17岁的我有了一个难得碰到的人伍机会。在不到两周快速完成体检、政审等所有环节后,来到了当年的厦门最前线,成了陆军31军某值班师尖刀连中的一兵。

那时步兵的军事技术是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和土工作业“五大技术”(后来增加了游泳),强调苦练“二百米内硬功夫”。

对于一个步兵来说,射击是第一位,投弹是第二位的。如果上了战场,射击、投弹是最先要用到的军事技术。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实弹射击。每个新兵3发子弹,其实是连长李菊田让大伙体验一下打枪感觉而已。我的成绩是29环,属于优秀,初步显露了射击天分。子弹向前飞靠的是壳里的火药,不是件难事,只要扣动扳机就可,难在怎样飞向自己心中的目标。接下来的第一练习训练,班长、连长教的不仅是怎样让子弹飞向靶子中心的技术,还教育我们要带着感情练射击:面前的靶子,就是敌人。在战场上,你不消灭它,它要消灭你。正式实弹射击成绩一共打了多少环,已记不真切了,但当年的记录本我还保存着,上面记的是“优秀”两个字。到年底,我这个人伍才半年的新兵就被评为“五好战士”,其中一条成绩就是“军事训练优秀”。

第二次练习射击训练时,适逢全军开展军事大比武,连队掀起军训高潮,要求每个战士的军事技术再上台阶,而我的弱点却

大比武·神枪手

大。那时,我们连军事训练转为夜间,师团的意图是要训练成全师第一个“夜老虎连”,因此特等射手训练和实弹射击也全部在夜间,这不仅难度更大,而且还需掌握特别窍门。一个个练习考下来,一直打到决定考试资格的深造练习时,全连只剩下三十多人合格,我还在内。

正式考试那晚,射手四个一组,在连长统一口令下走向大尖山下的掩体。墨黑夜里,从枪管里射出的曳光弹,伴随着清脆枪声,不时划破夜空,飞向各自面前一盏豆粒大小、且闪烁不停的小灯。不用报靶,成绩立竿见影:灯打灭了,就说明命中目标了。那时,我已调到六班,通过特等射手考核的就我和班长陈金荣两人。这年,我除了再次拿到“五好战士”证书外,还拿到了“特等射手”证书,成了名副其实的“神枪手”,那时我入伍才两年多一点。

投掷手榴弹也有技术标准,比起射击来,我投弹起始成绩用部队的话说,是“疵毛”,居然不及格。一段时间训练后,好不容易飞到40米以上的优秀成绩。全连投弹成绩在军事大比武中,要求争取提高到平均50米,而投弹能手要达到55米。又要继

续努力了,况且那时我已当了班长,总不能落在后面吧。连队为了激励大家,印制一批印有大红“奖”字的汗衫,凡考核成绩达到投弹能手标准的除发证书外,还奖励汗衫一件。我的训练成绩已稳定在50多米,有时也能飞越55米,心里也想拿件汗衫,但一直没能如愿,每次模拟考核、正式考核时,就是差几厘米或十几厘米,最终无法越过那条线。特等射手虽然没能兼为投弹能手,但我仍很高兴,毕竟连队里能投到50米以上的不是很多,这也是在大比武中,我用汗水换来的另一个好成绩啊。

军事大比武让我在最短时间里,掌握了两项过硬而又重要的军事技术。热浪滚滚,又是盛夏酷暑,看着孙辈们躬着空调围绕爷奶奶嬉戏的情景,不由忆起当年自己少小,如何与村童们一起度过那些“热天”的故事。

我老家在农村。那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但有的是修竹、树林、河叉。青翠茂密的竹林与遮影片片的树木自然成了村人纳凉休憩的首选之地,而河湖宅港竟成了顽童们消暑取乐的好去处。

我所在的自然村,得天独厚,村后有戴浜,村西有界泾,村东稍远处有远泾,皆为长江支流的支流,都是东通江海,潮来落去,河小而水活,浑而不浊。村人呢,因村宅老而大,小孩特多,和我经常玩在一起的男孩就有十来位,下河和水打交道有早有晚,泳技参差不齐。其中有一位我们都叫他“小阿哥”的,比我大几岁,是名副其实的“囡头”(小孩王)。囡头水性十分了得,他有几次在古镇北面两三人深的炸弹湖(国民党乱扔炸弹爆炸形成的人工湖)蹒水,肩以上可都露出水面;或演示潜水,一个猛子下去,老远地方才冒头,看得我们都“哇!”地叫起来!他说,自己的好水性是很小时由已在外工作的大哥教的,他也情愿教我们。有此等有利条件,三伏天,顽童们都不高兴轧闹猛去竹树处觅荫取凉了,宅旁一浜二泾,成了我们最想去的地方。家长呢,也都信得过这位囡头,加上种田忙,只要听说自家小囡是跟着囡头去“汰冷水浴”,也就放心不管了。

我一直跃跃欲试。那年,终于也加入了村宅顽童组成的野泳队伍,时十一岁,读小学四年级。自此一直到初中毕业,每到暑假,野泳成了我几乎每日必做的功课,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种种乐趣:一旦下得河去,清凉不期而至;上得岸来,干毛巾一擦,湿裤一换,浑身神清气爽,热魔早已退避三舍,快哉!

泳技也可说是人生一门随身本事。我先在浅线的戴浜,随那位“小阿哥”学

续努力了,况且那时我已当了班长,总不能落在后面吧。连队为了激励大家,印制一批印有大红“奖”字的汗衫,凡考核成绩达到投弹能手标准的除发证书外,还奖励汗衫一件。我的训练成绩已稳定在50多米,有时也能飞越55米,心里也想拿件汗衫,但一直没能如愿,每次模拟考核、正式考核时,就是差几厘米或十几厘米,最终无法越过那条线。特等射手虽然没能兼为投弹能手,但我仍很高兴,毕竟连队里能投到50米以上的不是很多,这也是在大比武中,我用汗水换来的另一个好成绩啊。

军事大比武让我在最短时间里,掌握了两项过硬而又重要的军事技术。热浪滚滚,又是盛夏酷暑,看着孙辈们躬着空调围绕爷奶奶嬉戏的情景,不由忆起当年自己少小,如何与村童们一起度过那些“热天”的故事。

我老家在农村。那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但有的是修竹、树林、河叉。青翠茂密的竹林与遮影片片的树木自然成了村人纳凉休憩的首选之地,而河湖宅港竟成了顽童们消暑取乐的好去处。

我所在的自然村,得天独厚,村后有戴浜,村西有界泾,村东稍远处有远泾,皆为长江支流的支流,都是东通江海,潮来落去,河小而水活,浑而不浊。村人呢,因村宅老而大,小孩特多,和我经常玩在一起的男孩就有十来位,下河和水打交道有早有晚,泳技参差不齐。其中有一位我们都叫他“小阿哥”的,比我大几岁,是名副其实的“囡头”(小孩王)。囡头水性十分了得,他有几次在古镇北面两三人深的炸弹湖(国民党乱扔炸弹爆炸形成的人工湖)蹒水,肩以上可都露出水面;或演示潜水,一个猛子下去,老远地方才冒头,看得我们都“哇!”地叫起来!他说,自己的好水性是很小时由已在外工作的大哥教的,他也情愿教我们。有此等有利条件,三伏天,顽童们都不高兴轧闹猛去竹树处觅荫取凉了,宅旁一浜二泾,成了我们最想去的地方。家长呢,也都信得过这位囡头,加上种田忙,只要听说自家小囡是跟着囡头去“汰冷水浴”,也就放心不管了。

我一直跃跃欲试。那年,终于也加入了村宅顽童组成的野泳队伍,时十一岁,读小学四年级。自此一直到初中毕业,每到暑假,野泳成了我几乎每日必做的功课,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种种乐趣:一旦下得河去,清凉不期而至;上得岸来,干毛巾一擦,湿裤一换,浑身神清气爽,热魔早已退避三舍,快哉!

热浪滚滚,又是盛夏酷暑,看着孙辈们躬着空调围绕爷奶奶嬉戏的情景,不由忆起当年自己少小,如何与村童们一起度过那些“热天”的故事。

我老家在农村。那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但有的是修竹、树林、河叉。青翠茂密的竹林与遮影片片的树木自然成了村人纳凉休憩的首选之地,而河湖宅港竟成了顽童们消暑取乐的好去处。

我所在的自然村,得天独厚,村后有戴浜,村西有界泾,村东稍远处有远泾,皆为长江支流的支流,都是东通江海,潮来落去,河小而水活,浑而不浊。村人呢,因村宅老而大,小孩特多,和我经常玩在一起的男孩就有十来位,下河和水打交道有早有晚,泳技参差不齐。其中有一位我们都叫他“小阿哥”的,比我大几岁,是名副其实的“囡头”(小孩王)。囡头水性十分了得,他有几次在古镇北面两三人深的炸弹湖(国民党乱扔炸弹爆炸形成的人工湖)蹒水,肩以上可都露出水面;或演示潜水,一个猛子下去,老远地方才冒头,看得我们都“哇!”地叫起来!他说,自己的好水性是很小时由已在外工作的大哥教的,他也情愿教我们。有此等有利条件,三伏天,顽童们都不高兴轧闹猛去竹树处觅荫取凉了,宅旁一浜二泾,成了我们最想去的地方。家长呢,也都信得过这位囡头,加上种田忙,只要听说自家小囡是跟着囡头去“汰冷水浴”,也就放心不管了。

我一直跃跃欲试。那年,终于也加入了村宅顽童组成的野泳队伍,时十一岁,读小学四年级。自此一直到初中毕业,每到暑假,野泳成了我几乎每日必做的功课,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种种乐趣:一旦下得河去,清凉不期而至;上得岸来,干毛巾一擦,湿裤一换,浑身神清气爽,热魔早已退避三舍,快哉!

泳技也可说是人生一门随身本事。我先在浅线的戴浜,随那位“小阿哥”学

续努力了,况且那时我已当了班长,总不能落在后面吧。连队为了激励大家,印制一批印有大红“奖”字的汗衫,凡考核成绩达到投弹能手标准的除发证书外,还奖励汗衫一件。我的训练成绩已稳定在50多米,有时也能飞越55米,心里也想拿件汗衫,但一直没能如愿,每次模拟考核、正式考核时,就是差几厘米或十几厘米,最终无法越过那条线。特等射手虽然没能兼为投弹能手,但我仍很高兴,毕竟连队里能投到50米以上的不是很多,这也是在大比武中,我用汗水换来的另一个好成绩啊。

军事大比武让我在最短时间里,掌握了两项过硬而又重要的军事技术。热浪滚滚,又是盛夏酷暑,看着孙辈们躬着空调围绕爷奶奶嬉戏的情景,不由忆起当年自己少小,如何与村童们一起度过那些“热天”的故事。

我老家在农村。那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但有的是修竹、树林、河叉。青翠茂密的竹林与遮影片片的树木自然成了村人纳凉休憩的首选之地,而河湖宅港竟成了顽童们消暑取乐的好去处。

我所在的自然村,得天独厚,村后有戴浜,村西有界泾,村东稍远处有远泾,皆为长江支流的支流,都是东通江海,潮来落去,河小而水活,浑而不浊。村人呢,因村宅老而大,小孩特多,和我经常玩在一起的男孩就有十来位,下河和水打交道有早有晚,泳技参差不齐。其中有一位我们都叫他“小阿哥”的,比我大几岁,是名副其实的“囡头”(小孩王)。囡头水性十分了得,他有几次在古镇北面两三人深的炸弹湖(国民党乱扔炸弹爆炸形成的人工湖)蹒水,肩以上可都露出水面;或演示潜水,一个猛子下去,老远地方才冒头,看得我们都“哇!”地叫起来!他说,自己的好水性是很小时由已在外工作的大哥教的,他也情愿教我们。有此等有利条件,三伏天,顽童们都不高兴轧闹猛去竹树处觅荫取凉了,宅旁一浜二泾,成了我们最想去的地方。家长呢,也都信得过这位囡头,加上种田忙,只要听说自家小囡是跟着囡头去“汰冷水浴”,也就放心不管了。

我一直跃跃欲试。那年,终于也加入了村宅顽童组成的野泳队伍,时十一岁,读小学四年级。自此一直到初中毕业,每到暑假,野泳成了我几乎每日必做的功课,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种种乐趣:一旦下得河去,清凉不期而至;上得岸来,干毛巾一擦,湿裤一换,浑身神清气爽,热魔早已退避三舍,快哉!

泳技也可说是人生一门随身本事。我先在浅线的戴浜,随那位“小阿哥”学

续努力了,况且那时我已当了班长,总不能落在后面吧。连队为了激励大家,印制一批印有大红“奖”字的汗衫,凡考核成绩达到投弹能手标准的除发证书外,还奖励汗衫一件。我的训练成绩已稳定在50多米,有时也能飞越55米,心里也想拿件汗衫,但一直没能如愿,每次模拟考核、正式考核时,就是差几厘米或十几厘米,最终无法越过那条线。特等射手虽然没能兼为投弹能手,但我仍很高兴,毕竟连队里能投到50米以上的不是很多,这也是在大比武中,我用汗水换来的另一个好成绩啊。

军事大比武让我在最短时间里,掌握了两项过硬而又重要的军事技术。热浪滚滚,又是盛夏酷暑,看着孙辈们躬着空调围绕爷奶奶嬉戏的情景,不由忆起当年自己少小,如何与村童们一起度过那些“热天”的故事。

我老家在农村。那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但有的是修竹、树林、河叉。青翠茂密的竹林与遮影片片的树木自然成了村人纳凉休憩的首选之地,而河湖宅港竟成了顽童们消暑取乐的好去处。

我所在的自然村,得天独厚,村后有戴浜,村西有界泾,村东稍远处有远泾,皆为长江支流的支流,都是东通江海,潮来落去,河小而水活,浑而不浊。村人呢,因村宅老而大,小孩特多,和我经常玩在一起的男孩就有十来位,下河和水打交道有早有晚,泳技参差不齐。其中有一位我们都叫他“小阿哥”的,比我大几岁,是名副其实的“囡头”(小孩王)。囡头水性十分了得,他有几次在古镇北面两三人深的炸弹湖(国民党乱扔炸弹爆炸形成的人工湖)蹒水,肩以上可都露出水面;或演示潜水,一个猛子下去,老远地方才冒头,看得我们都“哇!”地叫起来!他说,自己的好水性是很小时由已在外工作的大哥教的,他也情愿教我们。有此等有利条件,三伏天,顽童们都不高兴轧闹猛去竹树处觅荫取凉了,宅旁一浜二泾,成了我们最想去的地方。家长呢,也都信得过这位囡头,加上种田忙,只要听说自家小囡是跟着囡头去“汰冷水浴”,也就放心不管了。

我一直跃跃欲试。那年,终于也加入了村宅顽童组成的野泳队伍,时十一岁,读小学四年级。自此一直到初中毕业,每到暑假,野泳成了我几乎每日必做的功课,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种种乐趣:一旦下得河去,清凉不期而至;上得岸来,干毛巾一擦,湿裤一换,浑身神清气爽,热魔早已退避三舍,快哉!

泳技也可说是人生一门随身本事。我先在浅线的戴浜,随那位“小阿哥”学

闷水、狗爬式,后又随他到水较深的界泾、远泾学朝天游(仰泳)。进入初中后,我买了《怎样学好游泳》的小册子,从理论上进一步充实了自己,实践上也有了较大提高,蛙泳、自由泳、仰泳、侧泳等都能融合。尽管现已步入“80后”,但见水那种喜悦之情不减当年。

野泳相较专事经营的人造泳池,配套硬件自一无所有,呈现在面前的完全是大自然原始状态,可以说,充满了克服困难、与不利自然环境的斗争:水流不稳,要避开转圈的漩涡;底部坎坷,多有杂物会妨碍,更要小心;河底水凉,想好万一抽筋的应急预案;无下水平台,齐心协力搬来石块自己垒……总之,我参加的村宅野泳,由于囡头带得好,队伍团结心齐,没有发生过一起小伤小痛的小不结,更没有发生溺水类重大不幸事件。参与的顽童们,享受着天高水阔、长河银波的美好风光,个个练得一身好筋骨、好心态。1966年初夏,毛主席以73岁高龄畅游长江,并发出“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豪言壮语,也激发了我们这些曾经的野泳健儿一番豪情,那时,我已参加学校工作,趁机主动倡议并协助工会主席,组织了一次部分教师与高年级学生代表,长江口游泳活动,参加者群情高涨,尽兴投入。

行文至此,老夫郑重声明,再写当年野泳乐,不表示主张现在学生娃随意去野泳。此一时,彼一时。何况,河长制下河长们尽职尽责,每条河湖,不论大小深浅,均打着“河道水深,禁止游泳”字样牌子,我们应体谅良苦用心!

但也想说一句:游泳毕竟是夏天最好的运动之一,也是青少年喜爱的运动。然当下游泳场馆资源依然有限,君不见下泳池如下饺子般乎!堵不如疏,藉文提议:地方政府本着为民宗旨,是否可以考虑创造条件,加设必要硬件,配备人员,将某些河湖改建成天然泳区乐地?

早上起来,看到书桌上被换了一盆花,不艳,不俗,静静地取代了原先那盆多肉的位置。

没有谁的了,是孩子自说自话做的事。可以出门的第一天,就像笼中鸟出小区与朋友约会去了。再看看满屋摆放的花,八九不离十,应该是与那位从事花艺的朋友去碰头了。

此时此地,一个喜爱花卉的人,爱花懂花,用花的语言交流,应该是最能契合生活情景所表达的,听说还是位拥有国际认可资质的专业花艺师,是在市场上创作过不少在我眼里算是不凡作品的园艺师。花是有生命的,有灵性能舒缓情绪,有欲望能彼此交流。纵然三二鲜花、枯叶、枝条……看似不经意间的构搭,融合周边环境就成了一段意境表达,一处心境的慰藉。

一株花,从发芽、抽枝、开花、衰竭至凋谢;人,从出生、壮大、成年、衰老直至离去。经历寸草春晖、暑月蝉鸣、层林尽染、天冻地裂,时时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轮回往复,处处留下循环往复时执拗的残痕。生命的表现不总是那么光鲜亮丽,归处,让人深深为之动容的温婉祥和,或许更能体现生命的价值和理想中的灵魂。

足不能出户的那些日子,是从未经历过的漫长无奈和百无聊赖,“空虚意味着:在持续的不自由中又无所事事”,难不成却也是自我修正的一个契机?生态在变,模式在变,坚守着继续努力去做一个明白的人、坚韧的人。不断往前奔涌的惯性若被遏制,那么让生活变得更有韧劲和持久动力的,是从容面对自己的内心,平静地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可以出门了,可也习惯了足不出户。不怕事,怕惹事。电脑前,枯坐,与花面面相觑。花无语,此时此地,却能无声胜有声。一对一,彼此有太多的感受和心得,甚于言语。

眼前的花,卡布奇诺玫瑰,浓浓密密花瓣裹得层层叠叠,层次渐变的奶咖色显得淡淡雅雅,复古中夹杂着小清新,质朴而不张扬,沉稳,散发着温暖的气息。度过了沉闷的时期,骤然看到这一丛丛、一捧捧淡淡暗红的玫瑰花,就像雨后一缕清新的微风拂面、一句轻声细语的问候。

那一刻的宁静,在一个不被人打搅,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独自与花言语间,融入柔和的乐章里……

卡布奇诺的花语

陆仲绩

七夕会

田埂地头的模型似的庄稼,也不知是喜是喜。有次在菜场意外遇见了久违的马齿菜,但其长相却不是从前的模样,灰绿的茎干不再红润光鲜,轻薄的叶子也少了野性拙朴。卖菜大婶笑吟吟地说是大棚种植,不打药。我欢喜地买回两大把,可吃着花样就是吃不出记忆里的味道。又见到这位大婶时,她看透了我的心思,给我一个网址,说买点种子土里一撒不用伺候就能出苗,还可一茬茬接着吃。我按大婶说的买了种子撒到了院子。今春蔬菜紧张时,它们成了救急的美味。剪去一些,没几天又冒出红扑扑绿生生的嫩头。看着它们挤挤挨挨静悄悄地成长,心底不禁涌出感激与感慨之情。

帕米尔访古 (水彩) 荣德芳

马齿菜 刘向东

美食

卡布奇诺的花语

七夕会

田埂地头的模型似的庄稼,也不知是喜是喜。有次在菜场意外遇见了久违的马齿菜,但其长相却不是从前的模样,灰绿的茎干不再红润光鲜,轻薄的叶子也少了野性拙朴。卖菜大婶笑吟吟地说是大棚种植,不打药。我欢喜地买回两大把,可吃着花样就是吃不出记忆里的味道。又见到这位大婶时,她看透了我的心思,给我一个网址,说买点种子土里一撒不用伺候就能出苗,还可一茬茬接着吃。我按大婶说的买了种子撒到了院子。今春蔬菜紧张时,它们成了救急的美味。剪去一些,没几天又冒出红扑扑绿生生的嫩头。看着它们挤挤挨挨静悄悄地成长,心底不禁涌出感激与感慨之情。

帕米尔访古 (水彩) 荣德芳

马齿菜 刘向东

美食

卡布奇诺的花语

七夕会

田埂地头的模型似的庄稼,也不知是喜是喜。有次在菜场意外遇见了久违的马齿菜,但其长相却不是从前的模样,灰绿的茎干不再红润光鲜,轻薄的叶子也少了野性拙朴。卖菜大婶笑吟吟地说是大棚种植,不打药。我欢喜地买回两大把,可吃着花样就是吃不出记忆里的味道。又见到这位大婶时,她看透了我的心思,给我一个网址,说买点种子土里一撒不用伺候就能出苗,还可一茬茬接着吃。我按大婶说的买了种子撒到了院子。今春蔬菜紧张时,它们成了救急的美味。剪去一些,没几天又冒出红扑扑绿生生的嫩头。看着它们挤挤挨挨静悄悄地成长,心底不禁涌出感激与感慨之情。

帕米尔访古 (水彩) 荣德芳

马齿菜 刘向东

美食

卡布奇诺的花语

七夕会

田埂地头的模型似的庄稼,也不知是喜是喜。有次在菜场意外遇见了久违的马齿菜,但其长相却不是从前的模样,灰绿的茎干不再红润光鲜,轻薄的叶子也少了野性拙朴。卖菜大婶笑吟吟地说是大棚种植,不打药。我欢喜地买回两大把,可吃着花样就是吃不出记忆里的味道。又见到这位大婶时,她看透了我的心思,给我一个网址,说买点种子土里一撒不用伺候就能出苗,还可一茬茬接着吃。我按大婶说的买了种子撒到了院子。今春蔬菜紧张时,它们成了救急的美味。剪去一些,没几天又冒出红扑扑绿生生的嫩头。看着它们挤挤挨挨静悄悄地成长,心底不禁涌出感激与感慨之情。

帕米尔访古 (水彩) 荣德芳

马齿菜 刘向东

美食

卡布奇诺的花语